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深渊上的黎明

曼西西杜尔著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深渊上的黎明

〔墨西哥〕何塞·曼西西杜尔著

林蔭成 姜震瀛譯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Jose Mancisidor
EL ALBA EN LAS SIMAS

根据莫斯科外国文学书籍出版局1958年出版的
俄文译本“ЗАРЯ НАД БЕЗДНОЙ”译出。

深渊上的黎明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1135 字数188,000 开本850×1168 耗 $\frac{1}{32}$ 印张8 $\frac{3}{8}$ 插页1

1959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9年9月北京第2次印刷

定价(3)1.30元

前 言

何塞·曼西西杜尔(1894—1956年),是墨西哥現代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生在委拉克路斯一个工人的家庭里;曾經参加过革命军队,升任上校;又在哈拉派等地的中学校里当过历史教員。

从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說“叛乱”(1931年)出版后,他就轉而从事文学工作,写了几部长篇小說和几十篇短篇小說;其中著名的有中篇小說“紅色的城”,长篇小說“风里的玫瑰”等。

“深渊上的黎明”是曼西西杜尔的最后部长篇小說。它描写墨西哥人民为保护自己的石油資源而与美、英、荷帝国主义者所进行的斗争。

墨西哥丰饒的石油資源,早就为帝国主义侵略者所垂涎。二十世紀初,美、英、荷的石油垄断企业,蜂拥来到墨西哥进行掠夺。它們不但扼杀了墨西哥人民的經濟命脉,并且进而干涉墨西哥的内政,激起了墨西哥人民激烈的反抗。墨西哥人民在墨西哥共产党领导下,于1936年建立了人民陣綫,支持代表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资产阶級民主力量的墨西哥总統卡德納斯,向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进行斗争。这个斗争以1938年卡德納斯公布把全国石油收归国有的命令而达到頂点。

这段历史事实,就构成了曼西西杜尔这部小說“深渊上的黎明”的題材。

曼西西杜尔在書里刻划了墨西哥工人阶级的代表——奥苏納的形象，也刻划了卡德納斯总统的形象，同时也对出卖民族利益的阿拉米里奥將軍、彼德罗和垄断企业的代理人格林等人的丑恶面貌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辛辣的諷刺。曼西西杜尔在全書最后描写了一个群众大会，歌颂墨西哥人民团结的力量，鼓舞了目前正在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墨西哥人民的斗志，指出了必然胜利的前途。

曼西西杜尔也是优秀的文艺批評家，世界和平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的作品曾获得墨西哥民族奖金。

編 者 1958年12月

電話鈴接連不斷地响了好久了。它一遍一遍重複地叫着，屋里充滿了金屬的响声。格林先生已經聽見電話在响，就是若无其事似的不急着去接。他舒舒服服地吸着一支哈瓦那的雪茄，叭拉着嘴唇嘖嘖作响，嘖出香气四溢的烟霧。随后，他懶洋洋地摘下那不斷响着的電話听筒，放到耳边。電話里有一个女人的声音通知他：

“长途電話，从紐約給您打来的。”

一种吧噠吧噠的声音响了起来，仍旧是那个女人的声音說道：

“这是紐約，墨西哥听電話。”

一陣接連不斷的吧噠声响过了以后，里边传来一句問話：

“格林先生么？”

“Yes,……Mr. Green speaking.”^① 格林先生回答道。

“这是紐約，这是紐約，”那个女電話員重複地說，“格林先生听電話。”

跟着，突然一个气冲冲的男子声音响道：

“Hello,……Mr. Green? How are you?”^②

格林先生含糊不清地答了一声“well”，^③就全神貫注地留

① 英語：“是的，……我就是格林。”

② 英語：“哈罗，……格林先生么？你好？”

神听那远方的話声。等了不大的工夫，从紐約传来了一种不帶任何寒暄的命令說：

“Nothing!……No concession at all……A matter of principle……The precedent is dangerous……We must not consent to bolshevik demands.”④

稍微停了一会兒，那个声音問道：

“Do you understand?”⑤

格林先生好象對話的人能够看得見他似地打了个手势表示他完全听懂了，接着又含含糊糊地向電話里說了些什麼。

这时電話那边又換了一种威吓的話調說：

“Nothing!……Do you understand? Nothing……Remember: A matter of principle.”⑥

格林先生在安乐椅里坐着，好象坐在針毡上一样惊惶不安起来，他又深深地吸了一下那快要熄灭的雪茄，从嘴里噴出奇形怪状的淡青色烟圈，这些烟圈一到了空中便很快地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当他听到从紐約来的这项干燥无味而又断断续續的命令时，脸上露出了不滿的神气。本来嘛，也不和他商量一下，只是單純給他下一道命令，而他就必須不加考虑地照着华尔街的吩咐去执行。電話突然沉默了，立刻轉入寂靜。这是一种沉重而苦痛的寂靜，它充滿了格林先生的心头。

格林先生机械地放下電話听筒，但是不快的心情並沒有消

③ 英語：“很好。”

④ 英語：“絕不讓步……一点不能讓……这是一項原則性的問題……这种先例是危險的……我們決不同意布尔什維克的要求。”

⑤ 英語：“你听懂了么？”

⑥ 英語：“絕不讓步！……你听懂了么？一点不能讓！……記住：这是一項原則性的問題。”

失，他煩惱地想道：“唉，又是這位妄自尊大的庫爾先生，他簡直象是在和自己的一條黑狗講話呀。”格林含混不清地罵了一陣，把女秘書叫來，簡短地喊出一聲：“華爾街！……”

在這一聲叫喊之中，表明他的全部世界就是華爾街，同時華爾街也就是商人信念的全部象徵。因為當女電話員說出“紐約”的時候，他知道在這個字的背後所代表的是什麼地方，他知道它是別人所不願相信的那麼一種地方：它是具有各種奇形怪狀鋼筋混凝土龐大建築物，成為現代巴比倫的曼海頓島——它不過是現代一群最可怕妖魔的一個骯髒巢穴，是個面積很小但是很有勢力的世界，在這裡用種種陷阱和意外變故，用物價的升騰和跌落，指揮着華爾街的動向，它能於頃刻之間使最勇敢的梦想家發財致富或是傾家蕩產。

格林先生喜歡曼海頓島。在紐約，在他看來，無論是里維爾沙德，第五號街，中央公園或是百老匯，都不算什麼，只是華爾街……這個新登寶座的鋼、鐵、銅、石油各種大王的所在地，他們推行着“巨棒”政策，並施展着形形色色的陰謀詭計，借以增加他們的政權所依為靠山的物質財富。為了繁榮證券交易所中的賭博業務，這些大王們能夠毫不費力地引起國際市場上人為的破產倒閉現象；準備對熱帶國家的武裝侵略；發出對黑人施用私刑的號召；雇用破壞罷工的工賊的政黨；賄買或是武力鎮壓各種工人的罷工……

Man in white skin can never be free while his
black brother is in slavery……①

“去他媽的黑人！”華爾街……格林先生很明白剛才從紐約

① 英語：“當黑色弟兄仍處於奴隸地位的時候，白種人永遠也不會自由歡樂……”

用气冲冲的語調打来的電話是什么意思。他象热鍋台上的猫一样，伸了个懶腰，心神不安地眨巴着眼睛，对女秘書說：

“方才是庫尔先生打来的電話……不容人有任何異議。‘絕不讓步。’”跟着他立刻轉變話題，問道：

“你和哥倫比亞人彼德羅的交情怎么样啊？”

珍妮洋洋得意地微笑了一下。她卖弄风情地理了理原来就很整洁无瑕的头发，装腔作势地說出每一个字来满足格林先生的好奇心。

“彼德羅？我和他仍然是很亲密的呀。昨天整晚上我們都在一起来着。”

她回想起昨天所过的那个夜晚，它的各种迹象还没有在眼前消失；“阿拉麦德”电影院那个动人心弦的影片使她极度兴奋，而富有进取心的彼德羅的双手又挑动了她的春情，喚起她难以抑止的欲念；他們急急忙忙地在“巴皮里昂”酒館喝威士忌；在“山·苏西”舞場的富有异国情調的非洲音乐中跳着舞；跟着，一个自称作代表的人和彼德羅爭吵起来了，彼德羅的急躁性情和不能自制的毛病，不仅破坏了她的兴致，而且弄脏了她的新衣服。

“是的，我們仍旧还是朋友。”

格林先生热烈地搓着双手，从上到下地看了珍妮一眼，把那雪茄吸完最后的一口，在一个有着角力得胜的带小翅膀的色雷斯人象的烟灰碟里捻灭，繼續說道：

“珍妮，我需要你的帮助……你本来同意为了你的鮑勃^①是可以稍微牺牲一些的，对不对呢？同时，他也会馬上报答你的。”

格林先生沉默起来，随后聚精会神地注視着这位姑娘，并

① 罗勃特·格林的小名。

且，一边出于淫乱的欲情撫摸着她的大腿，一边問道：

“行么？”

“行！”她回答得那样厚顏无耻，甚至連很了解她的格林先生也惊奇得张口結舌了。

精通两国語言的女秘書兼速記員珍妮，她的亲近人管她叫胡安尼塔·拉斯康，是一个祖先为欧洲人而在古巴出生的南美土著；她长着一双黑色的眼睛，富于肉感的嘴，和一个肯于供人享乐的美丽身躯，这个身躯是由哥倫比亞人彼德罗和鮑勃·格林先生彼此无所竞争而平分春色地享受着的。罗勃特·格林先生以值得贊揚的容忍态度执行着默許的約定，而訂約的一方——胡安尼塔·拉斯康过高地估价并且充分地利用了她这位保护人顧全面子的态度。所以，当鮑勃談到哥倫比亞人彼德罗并且暗示出他期待着寬厚的珍妮效劳的时候，这位女秘書感觉到自己比美国人在紐約运动場上打垒球还有把握。她不知廉耻地放声大笑起来，弄得本来并不老誠的鮑勃也觉得不寒而栗了。但是，鮑勃并不清楚昨天夜里的事，更不能猜出这种露骨而又无耻的笑声是什么原因。可是珍妮的笑是有道理的。在她眼前不由自主地出現了昨晚的一幅情景：哥倫比亞人彼德罗挺身仰臥在“山·苏西”的桌上，他的右眼皮下边有一个象脓疱似的紫血斑；他的身躯慢慢地滾到了地板上。随后，虽然有些模糊不清，可是她也还想起这个哥倫比亞人是和一个代表发生了爭吵（分不清他們誰是开头挑衅吵架的人）。当彼德罗揮舞着双拳，威吓着要打人的时候，狡猾的对手已經打了他一拳，使得他的眼睛立刻肿了。

打架是再好沒有了，珍妮从心里感到快乐。真正的毆斗，在古巴通常都叫作“再加一把劲”。

“你說的是哥倫比亞人彼德羅么？是的，当然是他。鮑勃，你所需要的是这样么？”

这时她已经开始撫摸着格林先生的胸脯，把手掌滑到他那散发出香水味和烟草味的腋下。格林先生强自安慰着自己，但是，一边繼續思索着华尔街的命令，一边吞吞吐吐地說：

“我需要你和彼德羅談一談……你，珍妮，一定能把这件事迅速完成……需要他所工作的那家报纸加强反对政府的宣传运动……他知道这应该怎样做。布尔什维克，紅色的，共产党员……这些字眼永远是能够击中目标的，可是所談的必須是头等重要的問題……对啦，还不要忘记……黄金的莫斯科！并且，最后应当特別強調，对于外国投資人的缺乏保障，以及他們也只是希望那些忘我的劳动者絲毫不要干涉国家的政治生活而已。”

珍妮一边撫摸着格林先生的肩膀，一边注意地听着。格林又繼續說道：

“要說坏話中伤总统……要用一种謹慎而又温和的暗示，表明必須快一些停止混乱現象，抑制布尔什维克主义，鎮压莫斯科的間諜，他們在我們这里成群結队地活动着……或許，拉扯上几个人名也不錯呀，例如……可是，他自己知道……应该怎么办，他比你我都知道得更清楚……就是不要忘记：尽量多开上一些人的名字；应当把十人委员会的途径清除。的确，你記得么？这个委员会是号召拥护反美活动的……他一定能促进我們任务的完成……注意，不要忘记：人名字是必要的。不过，最好是放任他自由地去搞，讓他自己举出他認為需要的人。这样更牢靠些，对不对呢？”格林先生喘了喘气，捏了珍妮的大腿一把，若有所思地重复着：“是啊，应该怎么办，他比你我都知道得更清楚。”然后他犹豫了一会兒，問道：“告訴我，姑娘，他不是到过西班牙么？”

而且，如果我沒有搞錯的話，他还是站在紅色政府那方面的……也許你知道，他是为什么从那里被赶出来的呀？”

珍妮驟然縮回了她的手。

“不，鮑勃，讓我們亮開牌來賭吧！你同意么？你从我的聊天中很清楚地知道在西班牙所發生的事。互相傾軋，虛偽的控訴，對於受赤化毒害的人的有力幫助……這些詭計在我們中間又對誰去使用呢，鮑勃？應當規規矩矩地去賭，那怕生平只賭这一次也好；特別是當問題牽涉到我們自己身上的時候，更應當這樣。”

珍妮一口氣都說了出來，但是並沒有失去自己所慣有的沉着。鮑勃不眨眼地傾听着她。

“Sorry^①，珍妮……我沒想欺侮你。不要罵我，也不要生我的氣。這一切都算不了什麼，”他假裝出一種悲傷的聲調，不慌不忙地平靜地說。隨後把那姑娘拉到自己懷里，撫摸着她的胸脯，並且，一邊強調指出自己的話的重要性，一邊甜言蜜語地補充道：

“我們有些事情人家都知道了，”他立刻更使勁地緊壓着珍妮的胸脯，抱着一種等待對方說話的心情不作聲了。

珍妮完全不知所措了。“我們？”她腦海里閃出種種的想法，“這‘我們’是誰呢？……美國人的外交機關？聯邦調查局？或者單純是‘坦比哥^②石油公司’呢？”

“……有些事情，”格林一邊撫摸着珍妮高高凸起的胸脯，一邊加重語調重複地說。隨後，他用鼻子大聲地吸了吸氣，並且打

① 英語：“對不起。”

② 坦比哥，墨西哥東部的城市，重要石油工業區的中心，輸出石油、礦產和金屬的港口。

算改变話題，說道：

“好聞的香水啊，姑娘……Very nice^①……新買的么？是，‘諾亞方舟之夜’牌的嗎？”

“不是，是‘縐綢’牌。”珍妮糾正道。格林先生在類似的這些問題中顯得特別糊塗，並且在他企圖分清各種不同的香水的時候，是注定要碰釘子的。他的鼻子不能斷然地分辨出各種細致的香味來，似乎他完全喪失了嗅覺一樣。他對於音樂也是聽得不多。巴哈、貝多芬、莫扎特，所有這些人的曲子，在他聽來，都是同一的聲調。當他坐在音樂會大厅裏的時候，音樂的開始和停止，鏗鏘作響和逐漸停息，剛剛發生和已經止住，他聽來都沒有什麼不同的感覺。美妙的聲音絲毫不能感動他，他自己也承認，他不會區別什麼是慢板，什麼是快板或小快板。

“我簡直成了法蘭西人了！……”格林先生大聲笑着說。“我總是一直把中國的‘縐綢’牌和巴黎的商標混為一談，可是這該怎麼辦呢！”

他的思想又重新回到音樂上。他模模糊糊地回想起在紐約歌劇院所舉行的晚會來了；他和愛倫並排坐着，那時他經常和她在一起消遣。她想聽勃拉姆斯的“銷魂曲”。音樂會剛一開始，愛倫就忘了身旁還有自己的伴侶，完全被那“銷魂曲”的柔和、嚴肅而又悲慘的聲調吸引住了。鮑勃惊奇地看到這位姑娘的雙眼已經被淚水蒙住。他漫不經心地聽完了序曲，就突然沉寂了，跟着合唱的歌聲振動屋瓦地唱着：“受苦的人享福了——他們注定要得到安慰”……現在該輪到鮑勃忘掉旁邊還有個愛倫的時候了。“悲傷的人享福了，他們將要收獲果實了，非常歡天喜

① 英語：“太妙啦。”

地。”……他想起了福音書。“播種的人走上了田畝……”不知有些什麼事情打動了鮑勃的心頭。他聽到：“世上的光榮，象是脆弱的草莖。”樂隊、大廳、人群——所有這一切在他的眼光里看來，都有些飄忽不定了。“上帝的話是永恒的……”一直到女歌唱家唱起：“我要象母親安慰兒子似地安慰你，使得你心花怒放。”這時候，周圍的一切才又恢復了常態。

現在他為什麼會想起那個晚會來了呢？那時鮑勃還是一個年輕小伙子，充滿了基督教徒的情感。但是他遭遇了破產的厄運……唉！這個該死的愛倫從此就一直對他不滿意起來。由於她的緣故，他已經把自己的年青時代根本忘掉了，只還保留着被“銷魂曲”的懇切詞句所激起的波動……他是多么高興地送給她第一次貴重的禮物啊，以後接二連三地送了一件又一件的禮物，只是為了要獲得她的愛情。但是所有這一切都白費了。格林搖了搖頭，打算趕走這些不邀而來的思想，又重新把話題轉向那個哥倫比亞人。現在他又當起格林先生來了。

“彼德羅簡直是一個騙子……你不要為這個而感到不安。如果你還記得的話，關於這點我有一次曾經和你談過，但是你沒有把實話告訴我。按照你的話說，哥倫比亞人真正是誠實的典型，是在堂吉訶德式的國家里類似堂吉訶德的一種人。”

女秘書心不在焉地听着，沉湎到自己的回憶中去了。

“What do you think, Jenny?”①格林先生不慌不忙地問道。但是珍妮漫無目的地揮了一下手，什麼也沒有回答。格林先生摟着這個姑娘的腰肢，使她靠緊自己的胸懷，提醒她道：

“竊盜珠寶，走私，在治外法權掩護下所干的卑鄙行為，外匯

① 英語：“你在想什麼呢，珍妮？”

投机，发售伪造的护照以及其他一些黑暗勾当——所有这些都还没有给他重新算一下账呢。馬德里的政府把他从西班牙驅逐出境。这样他才又以弗朗哥的新拥护者的姿态出现了……你真的不知道这事么？我不相信。所以我一直也就不提了。但是时代变了，姑娘，是公开談談的时候了，不这样，問題是解决不了的。”

他犹豫了一会兒以后，好象督促似地問道：

“All right?”^①

珍妮始終抱定沉默的态度，对她这位保护人的話不反对也不贊成。格林先生凝視着珍妮，他那双恶毒的眼珠一刻也不离开她，同时却甜言蜜語地說：

“姑娘，你首先要求規規矩矩地去賭，我很高兴。这符合我們总的利益……暗賭對我們并不合适。把牌攤开并且規規矩矩地放在桌上，这样更好！”

珍妮点了点头，可是鮑勃好象无意似的問道：

“你知道不知道，珍妮，这个哥倫比亞人的所有这些作风还和从前一样么？”

这位姑娘很容易就听懂鮑勃的意思是指何而言了，她眯縫着眼佯佯不睬，好象被阳光照射得睜不开了似的，并且，渾身上下战栗了一下。她知道么？她怎么能不知道呢！要知道，当彼德罗处在格林先生所說的那种势力之下的时候，她正在他的怀抱中享受着最甜蜜的快乐呀。那时彼德罗是卓越超群的，是的，是与众不同的。从某一方面来看，他是个独一无二的人物。她抑制住内心所燃起的这些感情。

“一切和从前一样，鮑勃……我不認為，他能很快地改正过

① 英語：“行么？”

来……并且坦白地说，我对这一点也不惋惜，”珍妮一边回答，一边企图用一种从容不迫的笑声来掩饰自己的厚颜无耻。

格林先生显然满意了。

“好啦，在这种情况下，一切将会顺利地进展起来。你要知道，我的姑娘，如果你需要什么，尽管到这里来拿。就是注意不要把储藏的东西都用尽了。我个人，不是一个有所爱好的人，但是，我承认，被别人供给若干人为的娱乐，还是一种非常的福气。”鲍勃说完，也厚颜无耻地大笑起来。珍妮用一种敏捷而多疑的眼神瞟了他一眼。格林先生又把她搂到自己怀里。

“我这姑娘洒的是多么迷人的香水啊！”

他深深地吸了一下气，问道：

“你说这香水是什么牌子来着？”

“‘綢綢’牌，”珍妮提醒他说，同时也贪婪地用鼻子吸了一下……

谈话中断了，好象完全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但是格林又重新谈论起来。

“啊，珍妮……”他用一种悲伤的声调喊道，“这是一种多么费力不讨好的工作啊！为人类幸福而努力，这又是多么沉重的使命啊！”

珍妮口是心非地随声附和着保护人，格林又继续说道：

“不是所有的人都象古巴人那样，珍妮。又有谁知道你们是怎样的人呢？你可以想一想，古巴在几个世纪的西班牙统治下是怎样的呢？那时的古巴是什么样子的呢？可是今天，幸福的光芒已经照满古巴这个岛上。而波多黎各呢？它是多么繁荣啊！但墨西哥人简直是真正的傻瓜！只是醉心于荒谬的独立自由的思想。啊，我的姑娘，他们是多么痛苦啊！库尔先生说的完

全正确，絕不讓步！記住，珍妮，這是一項原則性的問題。我們不能，也不應當同意。如果我們停止了鬥爭，世界會變成什麼樣呢？世界的秩序和協調又會什麼樣呢？一切都會垮台的。”格林先生喘了喘氣，“華爾街會變成什麼樣呢？‘坦比哥石油公司’，以至最後，你和我，又都會怎麼樣呢？”

珍妮為了安慰格林先生，用她那扁桃形染着玫瑰色指甲的滑潤的手撫摩着他的頭髮。

“不要激動嘛，鮑勃，一切都會安排好的。我們的世界不會被一小撮微不足道的瘋子給鬧得變了天的。堅持華爾街的命令，那世界就會馴服地走上給它指定的道路。讓他們拚命去搞吧，可是我和你要照着咱們所布置的去做，生活一定會按部就班地進行無阻的。為什麼叫隨便一點無謂的事情就把咱們的生活弄得複雜化了呢？”

鮑勃溫柔地撫摸着珍妮，就好像她是華爾街所依靠的一根台柱一樣；由於戰勝了他近來的恐懼心理，他感到在未來的前途上已經給他展開了廣大的活動範圍。他這一次去掉了素來的裝模作樣，很感激地喊道：

“啊，珍妮，我得怎樣報答你呀！……”但是就在考慮這微微的一點感謝心情的時候，他又站起來說：“毫無疑問，姑娘，‘坦比哥石油公司’是會對於做出寶貴功績的人給以酬報的。不應當把鮑勃和格林先生混為一談。在我們的事業當中，珍妮，無論是愛情、友誼、情感，或是那些把你我結合在一起的、成千上萬次的、大大小小的歡喜事，都沒有任何意義……沒有，我們的關係和公司的事業一點也不相干。這裡的一切事情是由‘坦比哥石油公司’和它的有權清理收支賬目的駐墨西哥代表羅勃特·格林先生來支配。”